

着時代前進的迫切必要，並且爲了開明的自我利益，以開明及誠意的精神，欣然與無可避免的情事合作。俗語所謂“施即是受”之說，亦頗可適用於益見相互依賴的世界中的實際政治。

一一三．我們並不忽視葡萄牙政府所須應付的困難，也不忽視其與安哥拉的關係斷絕後對它的經濟的影響。但是正因爲這些考慮，葡萄牙應該進行早日重新檢討其對安哥拉的政策，在爲時尚未過晚之前，充分尊重並實施安哥拉人民在聯合國憲章範圍內自行決定其地位及前途的權利。這必然會造成健全的新氣氛，可以於其中爲葡萄牙與安哥拉的共同利益，在自由與平等中建立雙方的關係。

一一四．我們認爲在促成和平解決的努力中，爲求達致此項目的，必須在大會中加以討論，由聯合國進行干涉。本此意志，我們聯合其他代表團，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函中請將關於安哥拉的項目列入大會上屆會及本屆會的議程，我們也認爲雖有種種困

難，聯合國的影響力量並非全無效果。聯合國將須密切注視這個問題，在避免再有流血的努力中，堅持力求適時實施安哥拉人民自決及獨立的權利。

一一五．我代表團本此精神，與四十三個其他代表團共同提出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我希望能夠獲得本大會絕大多數的支持。它是一個溫和的決議草案，其目的爲便利葡萄牙與聯合國及安哥拉人民合作，努力以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一一六．我代表團誠懇希望葡萄牙政府依照葡萄牙民族所有的政治才幹及政治智慧，與聯合國積極合作，共同努力，對安哥拉問題提供早日解決的方法，在憲章範圍內求一切有關方面的最高利益。聯合國可以因此而在以全世界自由爲基礎的世界和平豐碑上，再加一塊堅石。

午後一時散會

## 第一一〇一次會議

A/PV 110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二十七

####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Mr. MBEKA(剛果,雷堡市)：剛果(雷堡市)代表團看到大家是在葡萄牙代表團與其他國家代表團完全隔閡的情形下進行討論關於我們目前的安哥拉問題議程項目，殊感遺憾。

二．葡萄牙一直在堅持安哥拉係屬葡萄牙行省這個不合時代的神話。它居然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的規定宣稱，凡是本組織所已通過的或可能通過的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案與建議均屬非法。里斯本政府的態度表示它顯係缺乏誠意。鑒於此種態度，大會在進行任何進一步的討論之前，自當以對此拒絕履行義務的會員國採取懲罰措施較爲得計。

三．不過，既然本組織不能強使會員國遵行它的決議案——也許本組織最大的弱點就在這裏——剛果(雷堡市)代表團認爲較詳盡的討論並無用處。因此它祇限於譴責葡萄牙答覆的虛偽性質，及其對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工作所發表的毫無根據的批評。

四．對於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們所發表的有力聲明，我並沒有其他的話可增添。剛果(雷堡市)對葡萄牙殖民主義這個棘手問題所持的態度是鮮明而爲衆所週知的。剛果共和國總理已於一九六一年八月二日代表其政府發表的聲明內首先說明此項態度。其後剛果(雷堡市)外交部長彭布古先生又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第一〇三五次會議]向本大會的會員國作同樣的說明。

五．剛果(雷堡市)代表團熱烈祝賀小組委員會的諸位委員，因爲他們已在他們任務規定的範圍內不顧葡萄牙政府所表示的不合作而完成了優異的工作。由於拒不讓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的領土，葡萄牙已再度蔑視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六．靠着他們的工作，全世界乃能在非常客觀的報導中知道關於葡萄牙藉基督文明名義在此一非洲大陸地方推行可悲的政策的事實真相。諸位當已在看到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時注意到剛果(雷堡市)政府業已履行聯合國會員國的義務，在其權力範圍內盡量做到以一切必要的協助給予小組委員會。因此，有二十一次會議是在剛果共和國境內召開的。

七．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第一〇八八次會議]葡萄牙代表 Mr. Garin 所發表的聲明中有幾節，流露出葡萄牙政府有意將騷擾的責任轉嫁給那些它所稱爲“外國人”的人。而且，Mr. Garin 並不是說到這裏爲止。他還進而指責剛果共和國外長，說它具有種族色彩。葡萄牙代表爲要做到這一點起見，故意將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彭布古先生所發表聲明中的一部分加以曲解。爲了客觀起見，我要求大會的會員國重溫這段聲明。原文如下：

“葡萄牙遲不採取以大規模改革其殖民政策爲目的的措施。它祇對它所稱爲海外行省的地方，行使其自稱享有的權利，並指責外國干涉安哥拉。關於這一點，葡萄牙經常指責說我國曾以軍火供給安哥拉的戰士。”[第一〇三五次會議，第二〇八段。]

“但是，即使假定我們確曾干涉，我們之間究竟那一個——剛果或葡萄牙——是非洲的外國人？專就安哥拉或就整個非洲而言，事實上係爲外人者還不是葡萄牙？安哥拉豈不是安哥拉人的家鄉，而設法要永久佔有且不幸還妄想今後不真正改變其政策而要長期保持此種霸佔的豈不是葡萄牙？”[同上，第二〇九段。]

顯然，這是一項假定，並不是實事的陳述。而且，這就是 Mr. Garin 所說的“口供”。將某人所並不想要說的話硬指爲是他口中說出來，確是最不道德的。

八．由於好幾個理由，我們關切安哥拉問題——我們已經如此說過，而且我要同樣的再說一遍。安哥拉是我們的鄰邦。人人知道，殖民者在他們之間瓜分非洲時，一心祇以他們永不饜足的擴大他們殖民地帝國的欲望爲念，對於種族的考慮卻是毫不關心。因此，一個非洲部落跨居國界雙方的情形，並不稀罕。巴剛果(Bakongo)部落的情形便是如此。該部落住在安哥拉與剛果疆界的兩邊。因此，論人種安哥拉人是我們的兄弟。殖民歷史把我們分開。儘管國籍不同，他們的不幸遭遇是爲我們所感受到的。就是爲此理由，我

們纔認爲我們本身和安哥拉人比和葡萄牙人更爲親近。我不相信難道比利時的窩倫(Walloon)人說了他和法國人比和英國人親近的話，就可指爲犯有種族成見？不過，這並不是在否定構成國際合作基礎的天下一家的主張。

九．我要請諸位注意的第二點便是葡萄牙政府有將它在安哥拉激起的騷動歸咎於外國人的企圖。Mr. Garin 說“從鄰國滲透進去的恐怖份子改變了領土的傳統和平……那裏的安寧本已恢復”[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十四段]。他並未說明恐怖份子來自何處，但是後來他提到了北安哥拉。

一〇．我首先要知道 Mr. Garin 所說的“外國人”是甚麼意思。就法律而言，我們知道安哥拉的外國人就是安哥拉人以外的人，凡是逃離葡萄牙政權而在鄰國避難的安哥拉人都包括在內。由於葡萄牙代表說外國恐怖份子係來自北方，而位於安哥拉之北的當然就是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因之我國已被指控爲從事侵略。不過，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對這種無理的說法已作有駁斥。

一一．大會會員國都甚明瞭，安哥拉人的立國觀念始於許多年前。在剛果人民奮鬥之前，安哥拉人早就已在爲反抗葡萄牙殖民主義而奮鬥。以下便是小組委員會所說的話：

“關於葡萄牙政府有關越界滲透的聲明，小組委員會知道許多安哥拉人都已在鄰國的領土上居住許多年，且也知道安哥拉人在部落受到人爲分割的疆界上往來是相當自由的。對部落所表示的忠忱似乎仍舊甚爲強烈，這可從自衝突中逃出的難民獲得大量物質協助一點看得出來。雖然有些參與戰鬪的人可能曾越過國際疆界，小組委員會卻並未得到確切的證據，證明非安哥拉人曾參與戰鬪，或證明鄰近國家政府曾協助作戰，或作違反國際法及違反聯合國憲章規定義務的行動。小組委員會知道在領土外公開活動的組織都宣稱，由於安哥拉境內的壓迫，它們纔逼不得已流亡之中從事它們的一部分戰鬪，並宣稱它們仍舊是確實屬於安哥拉人的。”[A/4978，第四二九段。]

“雖然海外的安哥拉人社團的存在以及部落人民的越界効忠似乎都是影響安哥拉情勢的重大因素，小組委員會卻和葡萄牙政府所說的不一樣，認爲情勢並不是因外國的干涉而造成的。”[同上，第四三〇段。]

一二. Mr. Garin 竟敢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的聲明中將葡萄牙經殖民五百年之後在安哥拉的成就說得天花亂墜。葡萄牙代表所引述的空想數字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載的眞正事實之間的矛盾，我不擬加以絮述。波蘭代表已在他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向大會所作陳述中提請充分注意這些矛盾〔第一〇八九次會議〕。

一三. 葡萄牙當局爲要縮小一般難民問題起見，故意有系統地發表關於安哥拉難民返回家鄉的聲明。大家當還記得葡萄牙代表曾向總務委員會及第三委員會說十五萬難民的數字是假的。但是這數字是獲自紅十字會聯盟所作的難民人口調查。聯盟表示實際難民人數甚至還要多。當然有些難民已經返回安哥拉，但他們的人數簡直微不足道。無論如何，剛果領土上的難民人數經常是在增加之中。少數人零星返回安哥拉的事實，對上項情形並無影響。葡萄牙代表及西班牙代表歪曲事實，無非祇想作宣傳性的聲明而已。

一四. 我要在結束這篇簡單聲明之前，請大會重新注意爲安哥拉問題尋求一個圓滿的最後解決辦法的迫切需要。

一五. 當我們爲要取消葡萄牙人建立在安哥拉的可恥政權而進行討論時，葡萄牙人卻加倍努力要盡可能長久保存該政權。因此，他們正在計劃遷都安哥拉，並計劃將大部分的人口移入安哥拉。

一六. 從在安哥拉刊行的 O Lobito 葡文報紙上可看到下面的言論：

“我們務必要從印度人的侵略之中得到教訓，並須從年代久遠的偉大發現時期之後我們就深深陷進的昏睡之中覺醒起來。如果我們已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像澳大利亞那樣去加以開發，如果我們已和巴西建立一國家同盟，我們早就能毫無畏懼地抗拒這些剛纔出賣我們和攻擊我們的大國……。在幾年以內，或許在幾個月以內，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便將和葡屬印度一樣受到攻擊……。葡萄牙的國都及一部分人民與工業都必須要盡可能迅速移往安哥拉。大家千萬不要說這是不可能的。巴西的生存並未受到威脅，它卻已建成了巴西利亞首都。”

上項言論無須加以批評。大會會員國可以自由作它們自己的結論。

一七. 剛果(雷堡市)代表團正式敦促各大國——尤其是葡萄牙的盟國——使用它們對這盟邦的影響力量，並勸導它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承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該決議案建議准許仍受外國人侵佔與剝削的國家與民族獨立。

一八. 剛果(雷堡市)代表團希望大會全體一致通過非洲與亞洲國家所提的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

一九. Mr. BINDZI (喀麥隆)：大會現在開始審議安哥拉問題，這無疑是第十六屆會中最沉痛、最苦惱的一項辯論。

二〇. 這項討論之所以是最沉痛和苦惱的，第一是由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以來安哥拉境內所演出的悲劇的本質。由葡萄牙沉默的重幕後面洩漏出來的情報，使我們今天能在這種勝利吶喊的前面及在此種因已救平所謂“騷動”而自鳴得意的傲態的前面，查問目前的人民情況究屬如何，並查問安哥拉人民爲了他們國族主義的抬頭，以及爲了他們極力否認他們是葡萄牙人，或爲了否認他們曾經是葡萄牙人，究竟實際上業已付出了甚麼生命代價。葡萄牙要將悲慘的事情隱瞞在這沉默的重幕後面。這些悲慘的事情已因它們具有暴虐性與有違人道，激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

二一. 其次，這次辯論沉痛乃是因爲本大會及全世界對事情所懷的正義感似乎從未有如此明顯，並因爲它們對問題本質所表示的全體一致的意見從未有如此齊全。同時，正義和全體一致的意見也從未受到一國如此惡毒的藐視，如此傲慢的嘲弄。我們原希望該國會顧全它在目前震撼我們世界的變化中所能保有的最大利益，而有較明智較溫和的行爲。

二二. 最後，也是最要緊的，辯論已因葡萄牙設法要造成一種偏袒局面而使人深感苦惱。該國想將我們時代中無法加以辯護的卑劣殖民行徑變成一場同盟的戰爭。它想靠着誣控某一多數派要使本組織背棄其崇高的理想而危害本組織的生存。

二三. 我們務須坦率承認，我們對於若干國都的反應以及對於若干新近事件發生後的新聞界聯合活動，都感到非常痛苦，同時也感到非常詫異。這些事件本身和它們的殖民主義淵源是分不開的，儘管有人設法要以法律公正的煙幕去掩飾這些事件——目的是要把葡萄牙當作是一受害者，一個在那些援助葡萄牙的人過去及目前都不隱諱他們公開反對的一項事件中的受害者。

二四．最近美國總統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致國會的咨文，不久以前美國代表於一月二十五日發表的聲明〔第一〇九七次會議〕及聯合王國代表一月二十六日的聲明〔第一〇九九次會議〕多少確已減少我們在此方面的憂慮。

二五．但是，我們如何能不對最近因我們加入本組織而發生的尚可勉強稱為謹慎的談話與諮商感到驚訝？據說此等談話與諮商的目的是在想出新的辦法。此等辦法不像目前受大會新結構支配的數學上的多數那樣古板，可以較易達到憲章制訂者所賦給憲章的目的，且也較能直接適合此等目的。

二六．我們的入會已突然造成這些奇怪的憂慮。在一年多以前，本會堂的所有各個角落以及全球的新聞界都因為我們進入這國際會場而表示歡樂與狂熱的歡迎。此種憂慮如何能和此種歡樂與狂熱相協調？難道祇因為我們的數目經常在增加，並因為從那時起我們已能歡迎更多的新會員國，纔有此種憂慮？

二七．當然，這些為我們所歡迎的事情對其他的人來說，就等於是特權與剝削的終止，認為可惜。但是，這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們早在一九六〇年的普遍歡樂聲中——這使那一年是被稱為“非洲年”——便已說明我們所要為本組織擔任的工作。我要趁此機會引述一位最近在我國負有重大責任的人所說極透徹的話。他是在大會為決定當時是“法管喀麥龍託管領土”的地方的最後前途而繼續工作時向第四委員會說這些話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他提出我們要獨立的請求說：

“在喀麥隆出席這個莊嚴的國際大會的時間到來時，我們該是何等的高興。如此，我們不但可以表示自己的希望，且也可以分擔諸位的責任，更可為建立一較親切、較快樂的世界而和非洲、亞洲及美洲各友邦一起工作。”<sup>1</sup>

二八．我強調“為建立一較親切、較快樂的世界……工作”這一句話。不但如此，在我們的各國元首之中，不是已有一位在這裏鄭重聲明過，對於重要的問題我們既不能中立，更不能不置可否的嗎？以為我們在要求我們在大會中的地位時祇想在此國際圈內走上他人所指定的安靜而容易走的道路，那就想錯了。這樣做法就會把替我們決定甚麼是好的、什麼是公道的、甚至連替我們決定甚麼是我們應該認為是我們對歷史與世

界前途的貢獻的權利，都給了別人。過去，這些道路都是由人指定，既不由我們預問，又是時常對我們有害的。

二九．這就是喀麥隆代表團何以會在此次辯論發言時對履行它在這裏出席所負的責任感到滿意的理由——因為祇要和我們非常親近的弟兄們尚在盼望獲得同樣的自由，我們便不能認為我們非洲業已完全自由。由於一項非常含糊的法律，他們還未獲得自由。我們要得到自由就決不可走上葡萄牙代表團設法要使我們去走的辱罵挑釁的道路。其實我們看到葡萄牙代表團真未出席此次辯論，並非無動於中，因為我們是深以非洲人的根本善念為懷的。此項善念至少堪與所謂基督原則媲美。葡萄牙的現政權竟在宣揚這些基督原則，把它們當作是它對海外屬地實施不可告人的侵佔的許可狀。我們完全知道得很清楚，葡萄牙及其代表團實際上無時不在本會堂裏，而且正在注意聽取我們的話。

三〇．因此，我們首先應當向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表示感謝，並表示由衷的賀意，因為它已依大會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的規定向大會提出一件資料豐的客觀報告書〔A/4978〕。這件報告書寫得這麼好是因為報告書的起草人具有莫大的才幹及卓越的天賦，纔克臻此，這是我們要向他們致敬的。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其委員的遴選——光就此先決條件而言——已使其絲毫沒有仇視葡萄牙或祖護安哥拉人的嫌疑。然而使人感到詫異的是：一個國家不但不讓小組委員會訪問安哥拉及不讓它憑觀察去搜集關於該領土當前情勢的正確資料——儘管小組委員會竭力求取該國的合作——使其不能獲得適當執行工作所必需的便利，反而還要責備小組委員會。

三一．葡萄牙代表團以用於較好的事情纔值得的勤勉與熱忱，將其才智用於解釋法律，但是除了葡萄牙之外簡直沒有人會相信此種解釋。它再度為我們舉出使安哥拉成為葡萄牙多民族國家之一構成部分的憲法理由——這是一項詭計，據葡萄牙說，由於此項理由，大會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無權在取消殖民地的範圍內處理安哥拉問題。

三二．我們要以同樣的耐心再說一遍，這些論據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信服。我們應當約略提到葡萄牙的憲法。我們不研究有關葡萄牙母國的條文——因為惟恐被指責說是干涉——而祇對直接影響安哥拉的那些條文作簡單的評論。

<sup>1</sup> 此項陳述是在第四委員會第八四六次會議發表的，那次會議的正式紀錄祇以簡要紀錄印行。

三三. 著名的法學家業已充分證明將安哥拉像葡萄牙的其他海外領土一樣當作是葡萄牙國家完整部分的偽說，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何況這種方法並不新奇。和葡萄牙十分鄰近的其他國家也曾試圖採用同一辦法。它徒然會被人以通常觀賞博物館展覽品時的那種眼光去欣賞。

三四. 雖然葡萄牙本身爲了已據有安哥拉四百餘年而感到自負，書面上使安哥拉“葡化工作”的日期卻祇始自一九五一年，豈不使人驚奇？它在那一年中取消了殖民地法，且未經多大的更改即將其條文歸入訂正憲法之中。而且，如果這一次的“葡化工作”——顯然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爲它花費如此多的時間——既已完成，何以還需要有規定土著人民地位的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的新法規？這項法規確實證明上項偽說全係空洞，並證明“同化”觀念係屬根本完全不可能的。

三五. 一旦母國和它的所謂“海外屬地”彼此之間的組織與體制上的合併證明係屬不可能，任何辦法——即使是憲法上的辦法——都變成了欺瞞與騙局。正如俗語所說，給了同時又要要不給，是不可能的。很顯然，靠着一九五四年的法規，葡萄牙已將一九五一年憲法所給予的都加以收回。除此以外，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告訴我們說：“依照一九五四年法規的規定，不得以‘關於非土著體制’的政治權給予土著人民”〔A/4978，第二〇四段〕。

三六. 如果這種著名的“葡化工作”竟未能以葡萄牙公民的地位給予安哥拉人，並使他們因此而享有公民與政治權利，它還有甚麼可給予安哥拉人？結論當然就是說，葡萄牙所關心的，並不是安哥拉人，而是安哥拉，祇是安哥拉而已。從而我們便看到了一個國家的矛盾。該國既否認聯合國有權處理葡萄牙所主張的屬於葡萄牙人的領土內的事情，又不以葡萄牙人的地位給予領土的居民。

三七. 從不給予公民地位一直到在安哥拉境內建立一純殖民地社會爲止，其間祇是極短的一步路而已。報告書以令人讚歎的筆法作下面的陳述：

“這種觀念是以下述方法施行於安哥拉境內的：祇以‘完全的公民權’給予極少數的土著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仍被列入具有特殊地位者的一類……”〔同上，第二〇六段〕。

三八. 誰能懷疑這句話的真實性？誰不會得到當然的結論，認爲在像安哥拉境內所存在的那種以具有各種地位等級的公民爲基礎的殖民地社會之中，最低

級的人就是歧視、欺蒙、奴役及所有其他爲我們前殖民地人民所熟悉的痛苦的受害人？我們知道我們說了這句話便會受到葡萄牙人的指責，說是存有成見。但是，沙拉查本人豈不是已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中承認上述這一點？當時他曾說：“……‘充分的公民權利’乃是一‘崇高的法律信念’。公民權利的賦予應和真正的長期進化相配合……一件承認公民權的法律費時幾分鐘便可起草，且立即可以完成。一個公民——一個完全並自覺地歸附文明政治社會的人——卻要費幾百年的時間纔能造成”〔同上，第二〇五段〕。

地歸附文明政治社，我們可以問，若不是爲了需要有一能造成”〔同上，算去供宣傳之用，最近豈會取消關於土著人民的法規。難道可能是葡萄牙政府在發表了大會剛聽到的聲明之後，突然變爲相信安哥拉人，連他們之中最無知的人在內，都已獲有此種如此難於造就的“完全並自覺地歸附文明社會的”人——要經過幾百年纔能進化成的完人——的品格？

四〇. 假如情形果屬如此，我們對於葡萄牙業已承認安哥拉人成熟一事自當表示欣慰。不幸葡萄牙代表本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在此間發言時竟承認了下面的事情：

“……但是，因爲葡萄牙准以政治權利給予它所要加以保護的人係附有條件，於是有人指責說我們拒不以國籍給予他們，以致將葡萄牙人分成幾乎不可能互相往來的兩類。我們經長期研究之後，斷定取消法規的時機業已到來，因此遂將同等的政治權利給予所有的葡萄牙人。不過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必須在同一成文私法之下生活。這是一個要留給每一人去自由抉擇的決定。我們將繼續尊重風俗習慣，不過每一葡萄牙人並不是都能一成不變的接納成文法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人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一點，便可自動確實做到。”〔第一〇八八次會議，第五十二段。〕

四一. 我們認爲這樣的結論未免言過其實。這種平等，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假如他是一土著人民，難道平等就是在他有選擇受歧視的較次地位的權利之中嗎？以我們來說，我們祇能斷定一件事：將來一直會有兩種人，一種是一向就具有另外一種法律的葡萄牙人，另外一種是那些並不選擇成文法而仍和從前一樣的人，也就是安哥拉人。

四二. 我們在這裏抓到了問題的癥結：問題是在不可能的同化、不合理的同化、荒唐的同化、違反天性

的同化之中。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最深重的罪孽。因此我們聲明，我們絕對不接受有些人想拿來嚇倒我們的無數統計數字，因為它們對這問題並無價值。所爭論的並不是進步或技術水平的問題。它是個人及其整個社會的尊嚴、自由及自決的問題。

四三．我們並不否認安哥拉境內若干方面的成就應歸功於葡萄牙，但是在它這許多世紀的佔領期間中竟祇有如此少的成就，更可見其罪過之格外深重。俗語說得不錯，“物以類聚”，我們要為答覆葡萄牙並為答覆西班牙等若干國家而說幾句話。這些國家都以為靠着枚舉若干關於公路里數及學校與醫院數目的統計數字，便可以證明葡萄牙政府的態度係屬合理。不但如此，我們認為西班牙是在裝出聲援葡萄牙的樣子，實則為其自己的非洲殘餘殖民地情形辯護。我們所要在這裏說的是：世界早已將“殖民就是開化工作”的成言以及“殖民就是信仰的聖戰”這句同樣虛偽的話全加摒棄。在我們的心目中，教堂、洗禮、水閘、鐵路、海港等都不是解釋外國人侵佔我們土地的充分理由。

四四．豈不是嗎？技術進步難道就可以成為侵略的理由？難道以“斯布特尼克”人造衛星震驚世界的蘇聯，便可因此而有理由去侵犯葡萄牙及西班牙？我們認為，若說火藥及大炮是國際關係的唯一主宰，那簡直是一種奇怪的退步的思想。我們聽到了在這裏發表的其他意見確實感到滿意。我們聽了澳大利亞代表向葡萄牙所作的呼籲及他照實陳述問題，尤其感到欣慰。我樂於將他的話引述於下：

“當然，安哥拉的發展所應具備的原則是說安哥拉人民一如其他非自治領土的人民，有權在適當的時候行使自決權。不管是否有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存在，更不問國內政治及政府的穩定情形係屬大有進步或在動搖之中，我都認為應該實施此原則。我已說過，我認為這項原則——這自決的原則——適用於安哥拉的情形。而且，此項原則應當不計本報告書所載的某幾項統計因素，更不問像叛亂及恐怖等若干政治因素而加以實施。”〔第一〇九一次會議，第七十八段。〕

四五．這是具有勇氣而真實的話。無論如何，它是葡萄牙的真心朋友所應對它說的話。當有一天這種話促成了悔悟時，我們的辯論便可大為縮短。因為照喀麥隆代表團的意見，每一樁事情都以這一要點為中心，我們所故意不加分析的其他考慮點都不在內。我們身為前殖民地人民的經驗業已教我們知道，凡在制

度上存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地方，便是在殖民。Aimé Césaire 曾在談論殖民主義時就此事為我們作一透徹的繪述：

“安全？文化？法律？可是，我在四週圍所看到的，凡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遇的地方我便看到武力、野蠻、殘暴、虐待狂及衝突。而且，為了要偽裝推行文化訓練工作，還急速造就幾千名較低級的官員、僕役、機匠、商店職員及譯員。這些人都是有效推行工作所必需的。”<sup>2</sup>

人們大可以說，他是剛從安哥拉回來的。以同化作為藉口祇是可憐的遁辭而已。

四六．我們堅認為問題並不在葡萄牙人的在場，和其他地方的“在場”一樣，它在有些方面是可以改革的。所成為問題的是安哥拉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同化工作——甲民族預對乙民族的命運所作的片面決定——務必要予以取消。所必須加以容許及確立的是自決。

四七．我的陳述已到了結束之處。作為結尾，我要向葡萄牙呼籲，一如許多人在我之前所為的，不過我要經由它的友邦作此呼籲。目前，這些友邦對歷史負有三重責任。葡萄牙採取反抗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

四八．我們並不絕對認為葡萄牙的行動獲有其友邦的完全贊同，也不斷言它們之間存有自動而無條件的互相支持。我們聽到美國代表從本議壇上所說的話打銷了許多妄想，殊感欣慰。我們尤其重視美國政府對付葡萄牙而作的努力。我們祇能鼓勵美國政府積極從事此項工作。

四九．這裏就是我們不但要向美國政府而且要向葡萄牙的所有友邦發出的呼籲。它是對具有維持世界均勢的實力並為本組織創始會員國的大國而發的。由於人類到了面臨死神時便會從他們的恐懼之中產生誠意，我要求大會回憶兩個國家所發的歷史性的嚴正誓言。不久以前——正當人類在挨受空前的痛苦之時，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那一天——這兩國便已成了希望、法治及正義的化身。這項誓言便是大西洋憲章。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美國總統及聯合王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已舉行會議，咸認為允宜將兩國國策的若干共同

<sup>2</sup> Aimé Césaire,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 巴黎, “Présence africaine”, 一九五五年, 第二十二頁。



原則，加以宣布。他們認為根據這些原則，可望世界有較好的前途。

“...

“他們尊重所有各民族自由選擇其生活所繫的政府形式的權利。而且，他們希望看到凡從各民族身上強奪去的主權和自治都歸還給他們。”

他們當然是以他們本人的名義去發此誓言，但同時也是以全體受到痛苦的人類的名義去發此誓言。

五〇．因此，從今以後允宜使葡萄牙在它和那些被它奪去自治的人民的關係的觀念上感到孤立。如此，它最後纔會爲了要脫離此種孤立而改變政策，重新領略到令人興奮的友誼熱情，並賴藉自己和出席本大會的所有會員國的坦誠合作。

五一．Mr. KYARUZI (坦干伊喀)：安哥拉問題是人們相當熟悉的事情。事實真相已爲衆所週知。凡是亟欲得到關於該國的事實與數字的學者，都可以閱讀小組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報告書[A/4978]。因此，爲要避免重複起見，我將盡量祇說明坦干伊喀關於此特殊問題的態度。在說明態度時，我可能要請大會注意到和安哥拉毗鄰的其他地區的類似問題。我希望我不會被裁定爲不合程序，因爲我這樣做無非祇是要使大家明白我所說的話，同時我要將一切重心放在正在審議之中的問題上。

五二．在坦干伊喀加入聯合國之後，該國的總理就曾在其向大會發表的演辭文中作以下的說明：

“我們因被接受爲聯合國會員國而感到榮幸的是此舉確認我們已得到了共同尋求世界各民族之間更深刻了解與更和諧關係的權利。”〔第一〇七八次會議，第一三九段。〕

所應加以注意的是總理所說“世界各民族之間”一語。這句話是先行假定人類不問種族、膚色或宗教，在尊嚴上均屬平等。因此，凡是圖謀根據種族、膚色或宗教將人民永遠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部分的政策或國家，我們都要加以反對。或許我還應當說明，對於圖指此種分裂係爲聯合國憲章所容許的托詞，我們決不接受。

五三．總理還在同一篇演辭之中以下面的這些話論及殖民主義問題：

“當我說到殖民地時，我並不是要用這名詞來單指所有在它們自己的母國心目中具有此種法律地位的國家。舉兩實例以言之，安哥拉與莫桑

比克在我們的心目中及在這些領土人民的心目中都是另一國家的殖民地。爲了它們邁向獨立的進展，大家務必要如此看待它們。本大會及所有會員國都應當努力保證做到這一點。”〔A/4978，第一五九段。〕

五四．最近當我國慶祝獨立時，我們的領袖——包括那些來自東非其餘各地、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衣索比亞及索馬利亞的領袖在內——曾發表下開的聲明：

“我們要藉此機會毫無保留地譴責南非政府、葡萄牙政府以及南羅德西亞、北羅德西亞與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聯邦白人統治政府的政策……。”

五五．我希望這些引言已說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深信人類係屬平等。因此，凡是既要置其本身於憲章的保護之下，同時又要不得其他人民的同意擅自控制他們的前途的國家，我們都要加以申斥。葡萄牙把它的殖民地認作母國的海外行省，我們認為這種不正當做法是無可饒恕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決不妥協。除了彌補缺陷之外，沒有一項解釋可以博得我們的同情，或可以減少我們堅要獲得和平解決——對我們來說就是結束殖民主義——的決心。雖然我們應當準備討論達到此目標的手段，卻不應當捲入目標本身的討論之中。後項討論應該留給人民本身。

五六．安哥拉的事蹟乃是二十世紀文明的污點。我們在第四委員會中所看到的情景足使任何人都感到厭惡，葡萄牙政府除外，可能連葡萄牙的人民也除外。

五七．常語說爭吵須有兩方面。所以安哥拉問題一定也須有兩造。一方面我們有葡萄牙人。他們迄仍以憲章的某一部分或另一部分作爲遁詞。我既爲最年輕國家的代表當然力求研究憲章內容。我不是律師，所以不能將憲章各節加以法律上的解釋。不過，如果我並未說錯，憲章的整個宗旨已由其弁言的概括詞句加以歸納。我在弁言裏發現聯合國決心：

(一) “欲免後世再遭……戰禍”。若要能做到這一點聯合國便不能維持主僕的現狀。如果維持主僕現狀是憲章的宗旨，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難以尊重憲章。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並不是憲章的原意。正因爲如此，我們纔申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而以隸屬聯合國爲榮。

(二) “重伸基本人權……之信念”。我們相信這些權利之一便是自治權。

(三) “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我特別要向其他國家代表說明這一節。他們已好幾次犯了嚴重的錯誤，以為較善的社會狀況便是自治的替身。在這些人中間，有好多曾推論說，由於無多層大廈的地方現在已有多層大廈，由於無電的地方已有電，由於沒有學校、公路、汽車、航空港及幾千種其他東西的地方已有這一些東西，非洲人便該安份知足，接受他的地位，以為總比有自治而缺少便利為較佳。

五八．不幸，善意的人民竟在犯此種錯誤：以個人平均所得的多寡去衡量知足與否。他們的態度當然是可以諒解的。他們的整個人生觀念是以生活標準為根據。他們的道德是憑此種關係去分等次的。為要保持此種關係起見，他們竟將憲章擴大到使任何情勢都受其管轄。

五九．對於我們，殖民主義乃是恥辱。對於把它剷除的目標是不能有讓步的。葡萄牙應當注意這一點。葡萄牙對於一切理智的呼聲都置若罔聞。

(一) 大會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通過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要求葡萄牙“迅速考慮在安哥拉採行措施及改革……”聯合王國國會議員 Mr. Henry Clark 說一九六一年八月間的次要改革並無價值，我十分贊成他的意見。

(二) 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安全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sup>3</sup> 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該決議案表示希望“能依聯合國憲章之規定為安哥拉問題尋求和平解決之辦法”。對於理智的話，葡萄牙仍舊充耳不聞。

(三) 葡萄牙拒不注意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四) 葡萄牙——“憲章的偉大捍衛者”——居然堅決拒絕閱讀憲章第七十三條(丑)款。該款規定說：“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

(五) 依照葡萄牙人在歐洲寫成及批准的葡萄牙憲法的規定，非洲人是該受束縛、該受奴役的。可是，葡萄牙卻又以即使是犯人也應當對其本身作裁判為詞，籲求憲章的保護。

(六) 葡萄牙拒絕和依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的小組委員會合作。

<sup>3</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六〇．除非能提出新的證據說葡萄牙無罪，否則我們有充分的證明證實它已違反憲章的規定。葡萄牙還認為應受到憲章的保護。

六一．另一方面，就非洲的人民而言，我們發現有下述的情形：非洲人民要求依照憲章同一弁言的規定，恢復他們已喪失的自決權。我所用的“自決”係具有通常的意義，而並不含有那些從事再度奪取非洲的人所規定的意義。而且，我所用的“自決”也並不含有使我們能憑我們前被同一殖民國家統治的理由便有權收回肯亞的意義在內。安哥拉人民呼籲講理，結果竟被槍決。展覽烈士頭顱的方法，簡直是有違人道。

六二．現在，講到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我要為小組委員會以再度呼籲葡萄牙明理來開始它的艱巨工作，向它表示祝賀。它從葡萄牙所得到的反應，原就是該國的典型態度。我希望凡對印度為哥阿 (Goa) 及其他圍地所採行動表示惋惜的人，都讀過報告書 [A/4978] 第三節的第一部分，並已注意到辯論時葡萄牙代表團缺席的事實。

六三．寄往國外郵件的檢查(第七十五段)及葡萄牙的拒不讓委員會訪問安哥拉(第七十六段)的事實，使當局所供應的任何情報都使人難以置信。最可惜的是從此它們甚至連原當歸功於它們的小功績也都喪失。

六四．安哥拉事件的敘述，使人讀了痛心。大家可以想像到當“歐裔移民被組織成民兵團”時的情形(第一〇一段)。我確信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傷亡的確實數字。當所謂文明人武裝對付得不到援助的人時，而且尤其是當調查、起訴及裁判等都落在同一國家的手中之時，結局就必然會使自傲者也為之羞慚，因為在此種環境之下，所謂文明人所表現的野蠻簡直是到了為任何有理智的人所不堪想像的程度。諸位祇要看了夏普市 (Sharpeville) 和安哥拉的情景，便會懷疑究竟成為基督教基石並經由同一種人傳給我們的“愛你的鄰居”的話，對於我們還有甚麼意義。我們認為凡是世界上所有怕上帝的人，對於須對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境內正在進行之中的暴行負責的政府，都該一致毫無保留地加以申斥。

六五．在正常的環境之下，依常理來說，葡萄牙本該知道改革的風氣已變成如火如荼。但是照我國代表團所知道——如有人會指正我，我當感到非常高興——葡萄牙並無業已注意到這種情形的迹象。當



然，大家所感到興趣的是要知道何以這樣相當小的一個國家竟敢反抗世界公意。我想有幾個理由。

(一) 在理智上葡萄牙已經退化到如此地步，即連它四週所發生的情形都不能認清和加以了解。難道古代海外冒險者的後裔，竟可能完全失去遠見、失去觸覺與聽覺？葡萄牙豈可能會如此愚笨，雖然身在燃燒的繭殼之中還是覺得安全？我並不以為該國已到了這種地步。因此，一定還有其他的理由。

(二) 假的安全感。葡萄牙的行徑可由這一點去加以解釋。葡萄牙在當時所存在的主僕環境之下，簽署了憲章；由於憲章業已向會員國建議不得用武力，所以它膽敢拒絕和印度談判凡十年之久。

(三) 得到強有力者的保護——我覺得該國的行徑可從這一點去加以解釋。有人告訴我們說武器是在不得用於安哥拉的條件之下給予葡萄牙的。但是，如果它能調換武器，則移充此用也是完全許可的。如果它從其盟邦得到了“Y”型的大炮，它便可以把它們換成“X”型而將它們用在安哥拉。

六六．這裏我們有一相當細小但其地位卻和我們其餘各國相等的國家既蔑視憲章權威，卻仍要憲章保護。

六七．憲章承認“男女與大小各國權利平等”。我們認為靠武力使多數人受制於少數人的意志便是違反憲章規定。因此，我們應以最激烈的言詞去申斥葡萄牙。

六八．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沙拉查總統宣稱葡萄牙可能是第一個脫離聯合國的國家。他並未在無線電廣播中說明理由，但是大家當能猜出其理由。哥阿一定是理由之一，聯合國對葡萄牙非洲政策的態度一定是另外一個理由。照葡萄牙的說法，除了它本身之外，所有的國家都走離正軌。就我們坦干伊喀而言，我們完全同意聯合王國國會議員 Mr. Henry Clark 的話。當時他說：“葡屬東非——其危險性遠比安哥拉為大——與尼亞薩蘭、斯瓦西蘭及坦干伊喀邊界相接。我們應當對葡萄牙政府運用我們所有的每一種影響力去保證在葡屬東非境內炸彈爆發之前實施改革。如果葡萄牙政府仍要走完目前的途徑——過去八月間的次要改革幾乎是一無效益——炸彈便會在葡屬東非境內爆炸，而我們在非洲所完成的許多良好工作便將化為烏有。”

六九．現在如果所預料到的這顆炸彈竟然爆炸，誰該負威脅憲章的責任？我讓講原則的人們去答覆。

七〇．若干年前，有一位南非洲人曾在東非告訴我說：“那些有眼睛的人沒有權力，而那些有權力的人卻沒有眼睛”。這句話是何等的真切！我相信葡萄牙國內有人能保全他們國家的榮譽，並在非洲維護葡萄牙人民與非洲人民的友誼。但是，可惜他們沒有權力。

七一．聯合國應當為此問題提出明白的主張。如此，後世的人方會說我們有原則。我們是決不會從這原則上——也就是所有人類權利平等的原則——發生動搖的。

七二．葡萄牙代表的聲明說現在安哥拉境內一切平靜，這話是騙不了人的。我們已從若干國家代表團處聽到暴行與野蠻軍隊的事蹟、集體逮捕與屠殺徒手安哥拉人，以及其他為對付安哥拉人民而作的使人不能相信的野蠻行動。這些事蹟業已添列入本大會過去三屆會議事紀錄中載滿其他事蹟的清單上。坦干伊喀代表團堅信安哥拉境內繼續存在的不安定及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的原因都是由葡萄牙殖民主義政策與葡萄牙要永久宰制、奴役、剝削安哥拉人民的自私欲念所造成的。不過，安哥拉人民已決心要為從這可恥的不人道壓迫之下解放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團結一致。他們有他們那一方面的歷史去證明葡萄牙的野蠻是阻擋不了他們的。

七三．我們在這裏所急切關心的是要看到安哥拉人在和平之中迅速達到他們的目的。自決與自由既是安哥拉人的天賦權利，他們就並不要葡萄牙賜給恩惠，而祇是要以他們的人權歸還給他們。我們共同提出的有分寸的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便是保證葡萄牙一定要為安哥拉人民的立即獨立扶植安哥拉人民。

七四．正如若干國家的代表團所指出的，葡萄牙是靠著使用獲自其若干友好國家的配備方能實施其殘暴政策的。這些友邦對於葡萄牙在安哥拉如何運用此項配備顯然是知道的。我們認為，凡是公開或藉口合法貿易以軍火及道義上的鼓勵給予葡萄牙的國家，其本身便犯事後從犯的罪，且也犯違反建立這偉大的國際聯合機關的原則的串謀罪。決議草案促請聯合國組織的所有支持者不要援助葡萄牙去殺害無辜的人。決議草案也要求葡萄牙讓本組織調查安哥拉的情勢並加以說明。我們確信這件決議草案將受到本大會全體一致支持。

七五. 葡萄牙代表曾在本辯論開始時〔第一〇八次會議〕作長時間的發言，並企圖駁斥對葡萄牙的指控。在檢查嚴密、行動受到限制——如果不是禁止——的環境之下，要獲得正確的情報當然是極困難的。不過，有一項罪狀是葡萄牙無法駁斥的。這罪狀便是它要使在它領土上的非洲人不得到他們的同意便變成葡萄牙人。非洲人爲建立他們自己的國籍而作的努力，竟受到武力抗拒。

七六. 坦干伊喀和巴西及其他國家一致再向葡萄牙呼籲，勸它及早明白事理。難道祇有印度所說的那種話纔能使葡萄牙聽懂？我不忍相信這是真的。坦干伊喀代表團希望葡萄牙的所有友人都會使它明白我們的信念——和平和殖民主義正在極迅速地變成無法共存。

副主席 *Mr. Rossides* (賽普勒斯)，代行主席職務。

七七. *Mr. BORJA* (菲律賓)：聯合國又在這快速發生嚴重事情的時刻遭遇到抨擊其生存理由及打擊其生存基礎的問題。

七八. 內部意見的紛歧已使人們對這偉大組織的前途發生了懷疑。同時，像裁軍、核武器、經濟發展及殖民主義等久未解決的問題的累積打擊，已使我們要自省，要向我們的內心去尋求我們繼續生存的理由。

七九. 我本人仍舊深信沒有東西可以代替聯合國。我認爲本組織是我們大家一致嚮往的那種人類議會的希望有希望的開端，一則是由於本組織維持和平的活動已有證明，其次是由於確信人類合作能力已日益增進。

八〇. 我願在我初次出席本大會時，向各位代表保證，菲律賓代表團將和以往一樣，盡其有限的力量去幫助全世界努力爲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尋求公正的和平解決辦法。

八一. 我們和本大會的大多數會員國一致要爲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所做的關於該領土的工作而向它祝賀。它的報告書〔A/4978〕顯然是審慎編撰的。而且，就全篇而言，它是一份使我們能對該不幸國家的問題作公正評估的報告書，雖然因受到環境的限制而有稍欠完備之處。

八二. 但是，我們要在說我們對該問題所應該說的話以前聲明，菲律賓代表團並非不知道葡萄牙目前在安哥拉問題上所處地位的困難。大家必須承認，此種地位雖具有歷史的根據，卻是爲我們的新世界所不容許的。事實上，如果我們現在採取爲葡萄牙所一定

確認爲不滿意的立場，這並不是因爲我們完全不同情或不了解葡萄牙要在心理上及在其他方面完全擺脫其所稱爲安哥拉海外帝國的那種時代錯誤之前所必須應付的問題。

八三. 我們採取此種立場是因爲我們以本組織會員國的身分發誓，要爲世界上無發言權的千百萬人的基本自由與集體和平的較高目的而獻身。我們不能且也一定不可在熟悉的原則與宗旨之中，裝出迷途陌生人的樣子。這樣做法即係背棄我們的誓言而會煽起一種狹窄的國家主義。此種主義一向是在對聯合國倡導民族友愛的進步作非同小可的阻撓。的確，此種行爲甚至可能產生不幸結果，因爲如果讓它長此以往不加以阻止，它便會燃起紛爭的火花，從而開始破壞爲我們所一致敬愛的機關。現在世界正在開始靠着該機關的巨大的道義力量去維持和平。

八四. 所遺憾的是葡萄牙政府<sup>4</sup>次拒絕聯合國小組委員會委員進入安哥拉係屬得計。前一個失去自由機關入境的事情，使人明白憶起不久以前一個失去自由的歐洲附庸國家的同樣的排外主義。像這樣的不合作，現在更顯著地表明是不但會耽誤聯合國的行動，且也祇會減損它在海外的威信。我們不容有這種過多次的拒絕合作。它們是愚弄甚至挫折我們的，並且是對懷有聯合國理想的偉人們所想出的現代國際主義的正確性，有所非難。正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恰切指出的，小組委員會到這個飽受戰禍的地方去，或會引起可以找到武力以外的解決辦法的希望，而發生穩定的作用。其實，葡萄牙的行動祇會使它孤立。但是，這祇是因爲葡萄牙尚未完全體會到像巨潮般的道德影響力將會把此種孤立淹沒。我們既有耐心又能諒解，所以知道葡萄牙定將迎接時代的挑戰，並將不犧牲人權而祇在論功德與人類正義的自由競爭市場上爲生存而奮戰。我們知道它不會且也不能使這聯合國的一百零三個其他會員國失望。

八五. 我認爲，根據安全理事會與大會在安哥拉不幸事件前後所採的行動看來，葡萄牙提出來作爲其整個案件根據的國內管轄的辯解，是爲人所再也無法加以默認的。大會已用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明白說明葡屬各領土，包括安哥拉在內，係屬符合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規定意義的非自治領土。其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也已再度證實了這一點。<sup>4</sup> 除此以外，大會已於決議案一六〇三

<sup>4</sup> 同上。

(十五)之中要求葡萄牙考慮在其領土內採行與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宗旨相符的改革。

八六．無論如何，本大會絕大多數的意見——菲律賓代表團也抱有此意見——似乎都認為安哥拉的情勢充滿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機。既然如此，它當然就完全應該受到大會的管轄。

八七．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所顯現的安哥拉情形是一嚴重的情形。它也是我所認為和我們本世紀最近十餘年來較開明的看法完全不相合的一種情形。抱歉地說，我有時希望此種情形真正是和葡萄牙代表所說的一樣，全非事實。可是，很少人能否認根據報告書所說的在這不快樂的安哥拉的土地上還存在着純粹標準典型的殖民主義。

八八．我不需要多述細節。有人已把它們說得够多。而且已足够震撼文明人的本性與較敏銳的感覺而有餘——尤其是在人們認為這些話的正確性並無懷疑餘地的時候。但是，我們不應當讓我們自己輕易感到失望。前途並不會使人如此失望。葡萄牙政府採行九月改革一舉，便已表示有聽從聯合國意見的意願。葡萄牙一向是聯合國的卓越會員國。因此，前途甚至也許會和目前的事實表現剛巧相反，並不一定會如此無可救藥。

八九．菲律賓代表團深信安哥拉情勢牽涉到兩重大問題：第一是人權問題。其次便是自決原則。說這些都是基本的，就等於說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實，關切這些原則便是本世界機關存在的最強理由之一。它們比所有的其他理由都重要。唯有甘願以人類的無窮痛苦為代價，我們方能漠視它們。

九〇．自從在舊金山簽訂憲章之後，大家便默認人權係高出國家主權，尤其是在它們彼此之間發生直接衝突的情形之下。說這是應該如此的，殊非意外，因為唯有我們承認人權第一，方可能建立一公正的社會——一個既尊重個人權利又珍視人的尊嚴的社會。

九一．不過，我們是一不完善的社會。我們追求理想有時是敏捷的，有時卻是間歇的。可悲的是如果我們並不認識理想或認識了理想卻並不努力去達到理想。或者也許因為我們受到在我們的時代之中每天所經歷到的事情的壓迫，竟傾向於忘記或忽視根本的事實：即人權是天賦的，並且它比所有的其他考慮都高超。

九二．我深信這次辯論中所提到的人權和國內管轄對立的問題將被大家看成是一虛偽的對立——其實

它確是如此——的時候即將到來。祇須觀察安哥拉的居民，檢討他目前的生活及在目前所有情形之下的今後希望，便可明瞭甚麼纔是本大會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對於這一點是不會有疑問的。我們最主要的問題仍舊還是人民從他人的虐待之中求解放的問題。

九三．第二個問題是自決原則的問題。無論問誰都說安哥拉去年發生的事件是積憤找不到和平出路去發洩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述殊為明顯：

“衝突的迅速蔓延，證明叛亂是以普遍的真正不滿及日益高漲的國族主義為其主因。”〔A/4978，第四四一段。〕

其次還說：

“儘管未受最近衝突與紛擾影響的一部分領土在表面上仍然是安謐，小組委員會所據有的情報卻顯示此等地區內存有不滿情緒，及具有要求迅速改善安哥拉人民的地位與情況的強烈願望。”〔同上，第四四三段。〕

九四．葡萄牙當局在叛亂之後所立即採取的鎮壓措施，不可能是要來減輕安哥拉人民蒙受恥辱的痛苦，更不可能是要來緩和安哥拉人民因最近的事變而激發的熾烈的國族主義情緒。其實，安哥拉人所身歷的經驗並不是獨無僅有的。它是我們當代的中心經驗——各民族要確定他們的身份及要在和他們的性格與天賦相合的條件之下決定他們自己前途的願望。正當整個非洲的自由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時候，希望自由的傳播祇以歐洲、美洲及亞洲為止境乃是不合理的。我們祇能竭誠希望葡萄牙政府不要完全忘記現代史的教訓。

九五．不錯，葡萄牙政府會在加緊實施大會關於安哥拉的決議案時遭遇到若干“實際困難”。但是，關閉談判的門戶卻當然並不是解決這些難題的辦法。正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強調的，靠着純粹軍事力量的運用也是不能解決困難的。

九六．依照報告書的說法：

“由於軍事措施並不能消除最近騷動的根本原因，它們不能重建持久的和平，祇會招致更深刻的怨恨。所需要的是立即將仰賴武力的態度改成尋求切合人民願望的和平公正解決辦法的態度。”〔同上，第一一九段。〕

易言之，我們所需要的是談判解決。此項解決將一本完全真摯的誠意為安哥拉的自由及葡萄牙的光榮撤出而工作。

九七．我們認為，和平公允解決的開始端視葡萄牙政府是否承認自決原則適用於安哥拉而定。依照本組織“神聖託管”原則的規定，葡萄牙有增進安哥拉人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教育進步及協助他們實現其政治願望的義務。在當前的情勢之下，葡萄牙政府可以採行一種合理的辦法，那就是終止所有的壓迫措施，恢復人權與基本自由並為實施自決原則而和負責的安哥拉領袖談判。

九八．但是所須提防的是目前的衝突會惡化到連目的都不再可能調和一致的地步。此種演變幾乎必然會造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直接威脅。為了和平的利益與聯合國決策的和諧執行起見，衝突務必要在當事兩造仍可能真正尊重彼此的公正合法利益的時候及早終止。

九九．最近的歷史強烈暗示殖民主義是無須經浴血而結束的。祇要我們寬大、有勇氣去面對我們當代的現實情形，殖民主義是可以在不但對雙方有利而且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的情況下結束的。

Mr. Slim (突尼西亞)回任主席。

一〇〇．Mr. BENHIMA (摩洛哥)：我們已在這一次辯論中聽到若干國家真誠地對葡萄牙表示友好的聲明。其中有幾國和葡萄牙有悠久而堅牢的交誼，其聲明實在使人深為感動。摩洛哥代表團不是祇為了要對此增添多一份證言的目的，要強調葡萄牙與摩洛哥之間所存在的歷經數百年的關係與接觸。摩洛哥王朝十二世紀與十六世紀之間的主要急務——祇就帝國的國防而言——是要保護其海岸線不受葡萄牙艦隊一再謀逞的侵犯。葡萄牙人曾久居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的戰略地方上。今日在這海岸上的五、六個大海港內仍然還保存着當年的鮮明的遺跡。我甚至能進一步說，急於要防衛我國不受外國侵略的感覺主要便是在這一段期間中發展成的。這種感覺使我國在國內及其所有其他疆界上都太平無事的時候仍經常保持戒備。

一〇一．即使在摩洛哥的海盜船擊破殘餘的葡萄牙艦隊時，葡萄牙人的勢力還是繼續為人所感覺到。摩洛哥承襲了海軍的傳統與海港管理的重大要則，也承襲了仍在繁榮之中的海運經濟。龐大的葡萄牙僑團仍住在我國，且和我國的人民與經濟完全結成一體。如果我說這些人的幸福及他們生活所表現的安寧可把

他們當作葡萄牙公民中最快樂的一羣，如果我說這僑團確實是最溫良的，都確非言過其實。

一〇二．因此，摩洛哥代表團參加這次向葡萄牙責難的辯論，不但並未預懷仇恨的心情，且係完全出於唯朋友纔會有的盡量開誠佈公的善意。不但如此，許多和摩洛哥一樣對葡萄牙表示友好的國家均從本議壇上發言說明友誼的責任並不能免除義務與正義的責任。

一〇三．當然葡萄牙是以一不但掌有其母國地區主權且也掌有母國以外其他領土主權的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依照所有殖民制度所特有的且也為最老的殖民制度之一所顯然不希望免除的帝國主義理論，此等母國以外領土的法律地位會使它們事實上成為母國的擴大部分。

一〇四．大不列顛、法蘭西及西班牙的整個帝國主義歷史所充滿的便是這同一政治法律現象。在解放行動打破此種法律上的虛構之前，此項政治法律現象一直是帝國的基本法則。

一〇五．葡萄牙決心要成為最後一個墨守此種法律虛構的國家，竟具有要使陳腐的“臣服國”觀念持久不衰的怪誕意向。光由於被征服的事實，此等“臣服國家”便會在征服者的掌握與法律之下喪失其所有的特性。如果凱撒將迦太基(Carthage)或高盧(Gaul)當作是羅馬的行省，他是在說他那時代的話。如果沙拉查先生說哥阿、安哥拉、幾內亞或莫桑比克是葡萄牙的一部分，除了他的移民及祇是一部分的軍人表示同意他的說法之外，便難怪他不能找到其他的人同意他的說法。更難怪沙拉查先生的卓越代表祇能在此地用失望的語調去申斥他所稱為要拆散葡萄牙的外國陰謀。

一〇六．照這些說法，沙拉查先生對世界歷史一定祇有一單獨的觀念，而自上一世紀開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似乎就祇不過是顛覆的一個主要方式而已。

一〇七．對於葡萄牙試圖用來作為其主義與態度的根據的此種法律虛構，尚未有一發言人試行認真指出它的空洞與弱點。即使比葡萄牙帝國更大、更有權力的古老帝國，都已自願地或非自願地逐漸解體，這是因為有些政治家——當然一定是殖民主義者，不過是頭腦清楚的殖民主義者——了解屬地人民本身覺悟的意義，所以並不希望將他們帝國的安全建基於所謂法律的偽說上。正因為葡萄牙今日囿於孤立的錯誤觀念，它纔會使安哥拉常處於它的作風所造成的悲慘境況之中。

一〇八. 自從葡萄牙加入聯合國之後它便親自看到——我認爲它並不是無動於中的——即連最保守的會員國有時都已對結束帝國一事的評價發生了重大改變，甚至人心也在轉變。總督們業已回到他們的祖國去在他們稼莊內狩獵。其中有幾位確是傑出的人物。高貴的地方總督不是已經回到他們的本國去服務，便是要在寺院中贖他們的罪，或將他們的憾事埋葬在新的熱望與新的夢想之中。

一〇九. 可是，這些教訓卻並未深深滲進葡萄牙領袖們的智能與政治思想裏。若干年來安哥拉一直是在那種最顯著的殖民地壓迫之下受苦，壓迫之後還發生監禁與殺害情事。這些都是葡萄牙除了巧言掩飾之外所不能隱諱的。

一一〇. 在安哥拉幾乎完全孤立的有利條件下進行的嚴格檢查，祇讓關於實施這種滅種辦法的進度的極少數情報傳達外界。但是，隨着非洲解放運動的擴展及和安哥拉多少係屬鄰邦的領土的獲臻獨立，外界人士及國際間的有心人纔充分知道此種壓迫及壓迫所造成的屠殺。葡萄牙當局對這些現實情形，已無法長此否認悲劇的存在，但是它卻設法要曲解悲劇的意義並減少其重要性。

一一一. 葡萄牙趁去年年初剛果發生混亂並趁混亂情形爲聯合國造成嚴重困難之時，利用地方環境與有利的國際空氣去發動一廣大的鎮壓運動。這項運動的用意是要爲今後長期消滅安哥拉人民的正在萌芽但是根深蒂固的革命。

一二二. 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靠着及時採取主動，纔在去年的辯論之中知道這些事情的演變。在那次辯論結束時所通過的決議案業已明確證實鎮壓的事實及葡萄牙的責任。

一二三. 有人向里斯本政府提出懇切的呼籲，要它停止此種壓迫，並要它開始採取現實的政治行動，例如顧到安哥拉人民的真正願望——和所有受殖民主義奴役的人民所已經表示及仍在表示者相同的願望。聯合國剴切說明其對此問題的責任，大家誠應對它表示敬意。非洲鑒悉若干大國態度堅定，確感滿意。此等大國並未爲了暫時結盟的義務而犧牲國際社會一份子所不可缺少的道義與法律責任。

一二四. 摩洛哥從來不曾有過要對某一同盟採取一種態度或作成一種判斷的情形。但是它對於凡將此種結合看成神聖到連永恆的正義責任及自由的神聖價值都可以犧牲的同盟，一向作有保留——尤其是在有

關人民的政治觀念或政治制度真正係從尊重這些價值得來的情形之下。

一一五. 葡萄牙對此次國際間所表現的正義感所表示的傲慢反抗——如果反抗真有任何意義——徒然顯示該國如何的不尊敬其盟國，並顯示它對其所參加的同盟所估的真正價值。在此種同盟之中，無條件袒助甚至幫同犯罪的信條居然代替了真正友誼所應有的互相糾正。

一一六. 摩洛哥代表團讀了前一屆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感到很有趣味。這份報告書[A/4978]是一篇證言，其價值得自人們對本組織所做一切事情的敬佩及得自報告書各撰作者的德高望重。

一一七. 但是，我們對於葡萄牙代表在提到報告書及提到小組委員會委員時所用的形容詞，卻感到非常的震驚。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既係代表我們全體而行動的，葡萄牙代表對他們所說的話自也和我們全體有關。對於因交辦任務而由大會依正當程序妥善委組的機關，竟出以此種態度，摩洛哥代表團本身殊感憤慨，自當表示抗議。

一一八. 其實，此種必然的行徑是爲我們所意料到的。繼沙拉查先生發表演說這件葡萄牙的大事發生之後，聽到這種回聲，本來就是很自然的。在那篇演說中，聯合國竟成了他的政權——尤其是在 Beja 事件發生後——的替罪羔羊。當然本組織在其他時候也曾看到過這種咆哮，但是它們卻從未有如此咄咄逼人或如此缺乏理性的。

一一九. 大西洋條約並未以葡萄牙所想得到的一切支持給予該國，於是有幾個條約國便受到苛責。聯合國維護憲章原則譴責葡萄牙的罪行，於是葡萄牙的國家元首便重新拿出他教訓人的本領，將一本小冊子送給聯合國。非洲表示同情並支持安哥拉，於是非洲大陸的所有各國都被罵得一錢不值，好得誇張葡萄牙的優越出衆。葡萄牙可隨意對其盟國表示真的或假的失望；我們祇是關切這些盟國在面臨正義問題時的行爲。但是，如果葡萄牙認爲它的非洲鄰國是如此的討厭，或聯合國內的朋友是如此的惡劣，它當然可以憑它的自由判斷去將兩個都放棄。

一二〇. 最近幾次的次要會議業已引起關於聯合國的談論。葡萄牙認爲由自己去將這些討論中低聲膽怯地說出的意見響亮傳達出來，係屬聰明得計。但是

若干遠較重要的國家在這種特殊情況之下，已嚴正表示其人民完全忠於我們本組織。

一二一．由於其殖民主義的本質，葡萄牙慣於肆無忌憚壓迫它在亞洲及非洲所控制的人民。當然，葡萄牙以爲主要須靠“第三者”國家衛護的組織——也是顯已失去實力的組織——對於不受約束的橫蠻行爲是無能爲力的。它的一無偉大之處的亞洲帝國正在沒落之中。而且，其在非洲的權利也在衰退之中。如果里斯本的預言家仍對安哥拉自由奮鬥的影響懷有任何幻念，現在正接近結束的辯論當然會對他們有所啓示。

一二二．正如許多聲明所顯示的，大會的絕大多數都贊成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的結論。巴西代表在這裏發表的〔第一〇八八次會議〕動人而有份量的重人情的話，並不損害巴西人民和要求自決權的人民之間的團結一致。澳大利亞代表在其演說中〔第一〇九一次會議〕提出的非常清晰的分析所根據的客觀考慮點，已將問題歸入和它目前情況相合的外交、政治的現實環境之中。

一二三．非洲與亞洲各國所具有的程度特深的感覺，並不是因對犯罪的一造懷恨而發生的，而是因和受害者表示真正團結纔發生的。

一二四．正當全世界的帝國在分崩離析的時候，葡萄牙還在真的相信它自己的帝國能用一種以國家領土與多種族人民的觀念爲根據的法律制度，去代替經不起解放運動打擊的政治主義。此種辦法是靠著制定以殖民國的國籍給予殖民地國家而取消殖民地國家的生存爲目的的法律去抹煞民族的要求。在國際關係上，此種辦法等於是在要將殖民地國家的資源收爲殖民國家所有之外還要將前者的人民收歸後者所有。大家可從葡萄牙的一項法規中充分察知此種辦法的不道德。葡萄牙在安哥拉人民與聯合國面前將此法規拿作免罪符。它不但是不合理之至，且係侮辱那些它所要說服的人的才智。它甚至連可笑的逞狡謀的功用都未達臻。

一二五．另一方面大家正以意見、提案及壓力去包圍里斯本，目的是要一個並不缺乏天才的國家的領袖放棄他們所走慣的玩弄小聰明的途徑，而爲安哥拉與葡萄牙的美好前途開闢一條道路。

一二六．要結束殖民地時代並沒有“第三種辦法”。拒絕滿足殖民地國家合法要求的殖民國家將此兩種國家之間的關係置諸危機與革命的險路上。這條路必然是會走向自由的。但是，它卻具有使兩國之間的關係惡化到無法收拾的必然結果。從而它們背道而

馳，各爲它們的前途打主意——有時這樣的前途是孤立而必然對雙方都有害的。

一二七．即使是最頑固的殖民國家都明瞭第一條路是註定失敗的。於是它們纔遲遲決定要談判。有時必要的讓步固然是對殖民地人民並不有利，但是在此種情形之下憑理智去決定的形式是容許有漸進的改革的，這種改革到其時將由殖民地國家單獨負責。由此可見，殖民者必先試第一條路，而殖民地人民則必然且立即走第二條路。

一二八．安哥拉人民並未將談判的門戶關閉。他們正和其他的人一樣，並不想嘗大屠殺的滋味。他們並不是故意要爲了他們主人的憤怒而犧牲最優秀份子。但是，尚未矯正強弱之間不平的現代世界卻仍在爲殖民主義的神話而犧牲它所珍愛的女兒去祭神。安哥拉人民經喪失了够多的最優秀子弟纔知道他們所從事的奮鬥乃是長期間而痛苦的。他們的敵人也許以爲這樣的鬭爭會持久到足使革命的“精華份子”自然消滅。但是，革命會源源不絕地產生其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領袖。然而殖民戰爭卻會消耗發動戰爭的國家的人力和物質資源——可悲的是今天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葡萄牙是經不起在這樣的規模上將任何東西作太多的犧牲的，何況它當然還會失去安哥拉。

一二九．摩洛哥代表團是由若干非洲及亞洲國家聯合向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A/L.384/Rev.1 and Rev.1/Add.1〕的共同提案者。草案的措詞及其所載的規定顯然是極溫和的。它把我們的主張具體表現出來，即：葡萄牙既對小組委員會及這次辯論採取這種態度，聯合國爲了不疏懈、不示弱起見便不能採取較寬大的態度。至就葡萄牙對安哥拉的態度而言，草案實未副我們最合法的期望。

一三〇．但是依照我們的文明傳統——正和葡萄牙所自稱代表的文明與精神價值的傳統一樣——真正的美德是不要使有信仰的人灰心。葡萄牙已使大多數的安哥拉人民改信葡萄牙的信仰。安哥拉人民的最合法的願望是和他們不灰心的願望合而爲一的。我們本身要在此希望上增添一強有力而迫急的呼籲。

一三一．Mr. SALAMANCA(玻利維亞)(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主席)：我首先要代表小組委員會，爲在這次辯論中發言的各國代表團所發表的好評，及四十五個亞非國家所提決議草案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所作稱許〔A/L.384/Rev.1 and Rev.1/Add.1〕，表示感謝。



一三二. 我必須要代表小組委員會就文件 A/5082 簡單發表若干意見。這文件載有葡萄牙代表團對小組委員會報告書[A/4978]的評論。我要順便聲明，我們認為並無理由要說明葡萄牙所認為係小組委員會所具有的動機與意向。我們的宗旨已有妥善的規定，且已甚為明顯。它是在幫助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澄清一嚴重而複雜的情勢。這宗旨既不需要說明，更不需要辯護。在執行此項任務時，對於任何人、任何團體、任何行動及葡萄牙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措施，都無意要加以譴責或寬恕。

一三三. 小組委員會研究所獲的情報，並無偏袒。而且，對於和事實有關的不同來源的情報，都加以比較，並不偏愛任何一個來源。

一三四. 葡萄牙政府的意見重申了其不合作的態度及其絕對拒絕讓其官方態度受到質問。我們歡迎並毫不猶豫地接受合理的指正。像有一項關於一不甚重要問題的指正業經我們接受，將報告書依此更正。<sup>5</sup> 至就葡萄牙代表團的文件內所用的詞令而言，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我們不能對它發表意見。

一三五. 小組委員會的委員真心竭力要將所有各種事實集中在一個中心點，使其一目了然。我們的工作表現受到無可避免的限制。顯然，為獲得較充分的情報起見，我們應當進入安哥拉境內，但是葡萄牙政府不讓我們進去。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散會

<sup>5</sup> 後來作為文件 A/4978/Corr.2 分發。

## 第一一〇二次會議

A/PV 1102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二十七

####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完)

一. 主席：大會要繼續審議“安哥拉之情勢”一項目，並結束這項審議工作。我們已將這個項目辯論完畢，今天要開始表決大會現有的兩件決議草案。第一件[A/L.383]是保加利亞及波蘭提出的。第二件[A/L.384/Rev.1/Add.1]是四十五個國家提出的。首先我要請已經請求在表決前解釋投票立場的十二位代表發言。

二. Mr. SOW (查德)：我曾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在華盛頓慶祝我國獨立紀念日時鄭重立誓，非洲大陸其餘國家不久即將解放。我明白那項誓言所帶來的義務，主要的我也明白聯合國善意的人們在未能設法結束安哥拉人民四個多世紀以來遭受痛苦的慘劇之前，必須面臨無數的困難。

三. 據說促使一個強大的國家征服一個弱小的國家往往是有值得稱道的理由的。我們毫不遲疑地承認，葡萄牙的理由是要使非洲得到基督教及基督教傳

教士所要傳播的文明的利益。但是，如果一棵樹的好壞確可由其結出的果實加以判斷，那麼葡萄牙必須承認，該國的移殖法——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在五個世紀的文明後沒有產生真正令人信服的結果。我引證安哥拉情勢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A/4978]，以證實這個說法，該報告書所作的明晰而正確的結論如下：

“小組委員會認為，要和平解決安哥拉問題，不但須將立法及行政加以徹底的改革，而且須草擬計劃，使該領土有自治及行使自決的準備。小組委員會要特別強調迅速及大量擴充教育設施的需要，以促進領土的經濟、社會及政治進展。”[A/4978，第四七八段。]

四. 我願意引證一本題為“安哥拉的戰爭”的小冊子中令人注意的一段，以證實小組委員會這個結論，那個小冊子是紐約美以美教堂傳道委員會新聞處出版的。這一段說：

“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與葡萄牙殖民者間的鬭爭是去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的。人命損失的估計數額如下：白人一,〇〇〇人；非洲人四五,〇〇〇人；逃亡者二五〇,〇〇〇人。”\*

\* 所根據的英文係譯自法文。